

目 录

记阳明洞.....	蹇先艾 (1)
索桥古渡.....	朱五义 (10)
古驿道上的蜈蚣桥.....	杨绍林 (14)
三潮水轱辘.....	朱五义 (19)
三 人 坟.....	傅剑刚 (24)
玩易奇观.....	杨绍林 (27)
大木寨的红军标语.....	黄家兴 (29)
北白桥今昔.....	王耀辉 (31)
天生桥.....	刁福林 (35)
高仓古堡.....	廖永富 (38)
猫跳河下游的五颗明珠.....	刘福林 (41)
雄奇旖旎的六广河谷.....	朱五义 李元明 (53)
万山丛中的人造湖.....	彝和顺 杨美玉 (76)
形态奇特的大石石仓.....	秦国民 杨汉奎 (87)
河水石林掠影.....	雷德林 (94)
千姿百态的躲兵洞.....	杨汉奎 (104)
下堡花坡.....	王永贵 (111)
布依族人民的六月坡.....	金仕华 (114)
撒 金 坡.....	朱五义 (118)
诗 词.....	(123)
楹 联.....	(125)

记 阳 明 洞

寒 先 艾

阳明洞是贵州著名的古迹之一，国内有不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

明武宗正德元年（一五〇六年）二月，王阳明（守仁）因为抗疏营救南京科道戴铣等人，开罪了专擅威福的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边远的龙场驿去当驿丞。古龙场驿就在今天贵州的修文县城附近。王阳明时年三十五岁。他偷偷地先跑到南京省亲，第二年十二月才动身，一路跋涉山川，冲冒雾露，攀援岩壁，正德三年春天，终于到达了龙场。龙场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连峰际天的万山丛棘之中，风气非常闭塞。他初到的时候，由于言语不通，东奔西走，连找一个住处都成问题，只好搭了一间茅棚勉强住下来。没有墙，便开荆斩棘，编几道篱笆来当墙；没有台阶，便挖了一级一级的土坎来上下。茅屋低矮，风几乎把它都吹得倒；下起雨来，屋顶就淅淅沥沥地漏个不停。后来，在龙场郊外的栖霞山（一名龙冈山）发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石窟——东洞，他便搬到那里去住。过去他曾在家乡绍兴的阳明洞筑室读书，因此就把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他在一首诗里，通过周围的景物，描写出了他得洞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

“古洞闾荒僻，虚室疑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新岩窞，放榻依石垒；……卷帙漫堆列，樽壺动光

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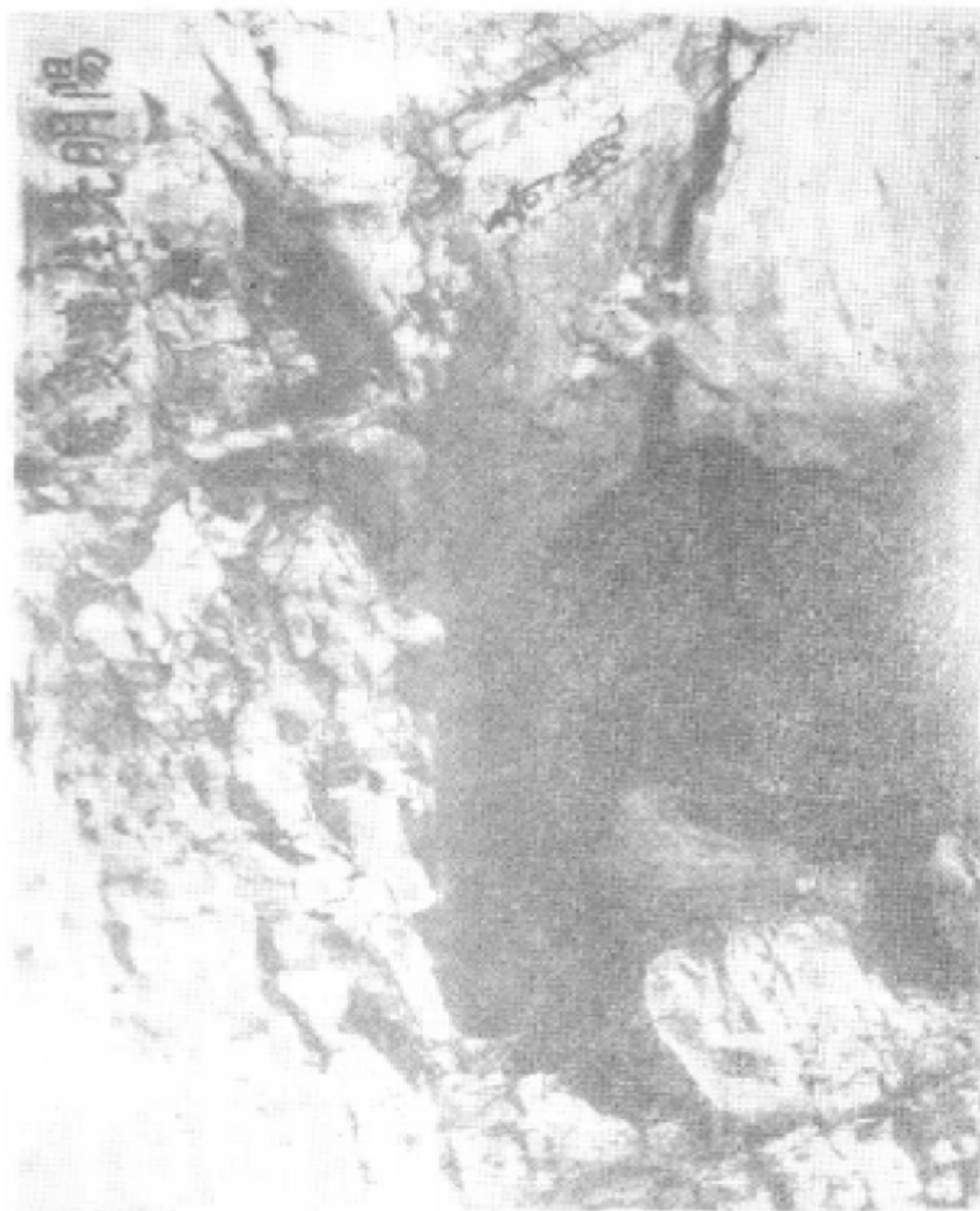
日子一久，王阳明逐渐团结了当地勤劳勇敢的兄弟民族，农民们随时都和他往来。他们看见东洞有些阴湿，主动地就地砍伐了许多木材，不到一个月，便给王阳明在山上盖成了几间木板房。汉苗青年们争先恐后地来向他学习文化，一座简陋的龙冈书院居然成立起来了。……这是四百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明清两代都把这个著名的古迹一直保存下来，还作过多次培修和补修。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阳明洞却被霸占去作为囚牢，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联合抗日的张学良将军在那里被拘禁了好几年，满山遍布如狼似虎的岗哨，那一带地区常常断绝了交通，行人都只敢远远地侧目而视。解放以后，阳明洞才获得了再生，修葺得焕然一新，成为远近人们游览、休憩的胜地。

阳明洞距修文县城三里，在蓑衣坡后，远望树木蓊郁的龙冈与绿草芊绵的蓑衣坡紧紧相连；走近了，才知道它们中间还横隔着一段马路。通往阳明洞的道上，洋槐高耸，绿柳成行，枝叶随风摇曳。龙冈横亘在阳明公社一大片水势汪洋的田边，显得巍然突出。参天拿云的大树，有一半都是从嶙峋的丛石缝中长出来的，把小山深密地遮掩着。在山下仰望，满目葱茏，看不清山上的房屋。羽毛华丽的小鸟儿，穿梭似地在树顶上空飞来飞去，有的活泼地从这个树枝跳跃到那个树枝，啾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记得王阳明在《龙冈漫兴》中也有“空林惟听鸟间关”的诗句。顺着坎坷不平的曲径登山，山风拂拂地吹着，那些老林也象浪涛一样地呼啸起来。我们的视线首先接触的是何陋轩，一间长条形、小格



《何陋轩》 傅剑刚摄



《 阳明洞 》 傅剑刚 摄



《君子亭》



《元气亭匾》 傅剑刚摄



《索桥》 廖永富摄

子窗户的老式屋子，地势较高，要登十几步石级才能上去。王阳明把他的书斋这样命名，是从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来的，意思是“心在夷居何有陋”。他在一篇记事里，说他曾在轩外“翳之以桧竹，蒔之以卉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连一点花竹的影子都没有了。轩内的墙壁上嵌着成排的清朝道光年间的刻石，都是达官贵人们的“手迹”，辑录了一部分阳明记述龙冈亭榭的诗文（包括《何陋轩记》、《玩易窝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其中有几块笔力也还雄肆。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为了纪念王阳明，另一方面写刻的人们自然大都是附庸风雅，为了给自己留名。

何陋轩右侧下方，就是阳明洞。这个古洞高朗轩敞，深广都有好几丈，显得那么苍老、怪奇，苔痕斑斓，野草丛生；有些从岩缝中钻出来的小树，盘曲在嵌然相累的岩石上。另外有一小洞门通往后山。洞顶石钟乳累累下垂，有的象展翅的鹭鸟，有的象奔突的猛兽，有的象淡淡的云霞，有的象团簇的花朵，龙蟠凤舞，姿态百出。王阳明在诗中曾经这样描绘过他的洞府：“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洞口有石刻的明安国亨题的“阳明先生遗爱处”、明万历罗汝芳题的“阳明别洞”、清道光庞霖题的“奇境”等字。还有三座字迹模糊难辨的石碑，其中有一块是明崇祯十二年御史冯晋卿树立的。

最使人留恋的是洞外路边王阳明手植的那两株柯如青铜的古柏，躯干不仅粗壮，而且挺拔，虬结苍秀的枝叶遮蔽了高高的云天，不由人想起了杜甫的《古柏行》里那两句诗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觉得他们颇有相似之处。洞口有石桌、石凳。白玉石雕的栏杆围绕着深深

的庭院，栏杆下面象屏风似的直立着一排葱翠的茂林。顺着石梯前行，越走越高，建筑在一座大石岩上的，碧瓦飞甍的君子亭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在亭中可以“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阳明诗句）据《君子亭记》所载，当初阳明是“复因轩（何陋）之前营驾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王阳明用绿竹来譬喻君子的德、操、时、容），地点似乎不应当在这里。导游者告诉我们，原来的亭子早已圯废，这是清末地方人士利用文昌阁旧址来重建的君子亭。层阁耸峙，外面围绕着彩色鲜明的朱栏。亭前有古梅一株，偃偻着苍劲的枝干，不晓得饱经了多少风霜，相传也是王阳明手植的，四围有一些杂树和初生的竹丛作为陪衬。

穿过君子亭下鹅石铺成的小径，我们低头弯腰走进了树枝低垂的梅林。虽然是空林，但枝柯交叉着，构成了一座天然的棚架，这是游人往宾阳堂必由之路。宾阳堂的小院落很幽静，有一殿一堂。堂是一个吊脚楼，明窗净几，门外悬挂“宾阳堂”匾额，用了《尧典》“寅宾出日”的典故。凭窗远望，青山、水田、石桥、茅舍，历历映入眼底，我们仿佛走进了一幅水墨画图。

君子亭对面的王文成公祠是阳明手创的龙冈书院故址。王阳明死了以后，明嘉靖中，地方官会在书院里奉祀他。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苗族人民起义抗清，书院迁到了修文城内的察院坡（今修文中学），这里便完全作了祠堂。后来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播迁，却以为龙冈书院从来就是在察院坡，那就错了。殿上神龛中高坐着王阳明冠带峨峨的塑像。厢房嵌有清代官吏们抄写的阳明的诗篇的刻石。大殿对过是元气亭，挂着光绪李崇峻写的“培养元气”的金字大匾。

还有一个与阳明洞有密切关系的古迹——“玩易奇观”（附郭十二景之一），在修文县南门外，它是在平原旷野中隆起的一座石岩下的小洞，可以容一百多人。岩上长满了野草和灌木。一棵古老的皂荚树，象一把张开的大伞盖似地荫蔽着洞口。洞门有“阳明玩易窝”五字，没有碑文。据说岩上原来有一小亭，圯毁已久。洞内满壁青苔，十分凉爽。

“玩易窝”这个名称是王阳明取的，意思是“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他还为它写了一篇小记。有人说，王阳明刚到龙场的期间，一度住过这个石窟。又有一种传说：阳明洞内旧有一个小地道（现已堵塞），可以通到这里，王阳明经常从地道往返于东洞与玩易窝之间。有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年人对我们说，王阳明的《瘞旅文》当时一定是在玩易窝写成的，因为只有在玩易窝的篱落间才能遥遥望见携带儿子和仆人的吏目走上通往蜈蚣坡的路径；如果王阳明在东洞，根本就没有法子看见那条山路上的行人。我认为他的看法也还“言之成理”，不过未免“实际”了一些。

王阳明在贵州住了两年多，写了不少的诗文。他在龙场驿“参悟”了“格物致知”。提学副使还聘他主过贵阳书院，他在那里讲述了“知行合一”的学说。（贵阳有阳明书院和阳明祠旧址）在启发蒙昧、普及文化方面，实事求是的说他对贵州还是有过一些贡献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于贵阳

（选自《蹇先艾散文小说选》，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经作者同意，此文略有删改。——编者

索 桥 古 渡

朱 五 义

距修文县城西二十公里乌栗乡绿水村之荒田，有一座原始而简陋，古老而奇特的索桥，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凌空横跨于修文与清镇分界的猫跳河上，桥索粗大如拳，长约二十公尺，桥高约十公尺。两岸悬崖峭壁，河谷幽深，雄奇而又险峻，水流湍急，最大流量为每秒十四立方米。

这是一座竹索桥。它是“由两岸大石上凿石为鼻，取大绵竹捻之为索，拴于两岸之石鼻，索上穿短竹筒，一削木如牛枷担系竹筒上。渡者自缚于枷担上，两手握竹索，渐次换手移握而前，则竹筒亦随之以进，须臾往复。”（《修文县志稿》）有惯于渡索之山民，无须用手握索，而是以手握筒，将身稍微一蹬，轻如猿猴荡秋千，眨眼溜到对岸。竹筒终不耐用，后改用小枷担，加于竹索上，人缚于枷担下面，双手移握以进。还有用绳拉引至彼岸的。小孩则放入背篓内，缚于竹筒上（或枷担下），仍由对岸的人用绳拉至。

人渡索上，仰向苍穹，背临深渊，对岸崖悬壁陡，岩高谷深；下面惊涛骇浪，奔腾咆哮。人在索上悬空晃荡而前，甚是惊魂动魄，虽“渡者不苦”，而“观者骇然”，“稍一不慎，则遭灭顶之凶，妇孺则尤有望洋之憾”。然而，在旧社会，它却是修文、清镇两县人民世代交往的捷径，否则，必得绕道百余里。正因险恶如此，“而渡死者，间数年必一

闻焉”，甚而一年数闻。这里，不知记载过多少人的血泪和痛苦，也不知留下了多少人的哀号和叹息！人们曾在岸边立一圆顶石柱，名叫“阿弥陀佛”，以保佑渡索者和追荐不幸落水者之亡魂。因此，人们早已深感索桥“是亦亟应改良者也”，可是，在那时，这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关于索桥之建造，不知起于何朝何代。传说有一对热恋中的苗族男女青年，“隔河看见眉和眼，相会难于上青天”，只能用歌声来倾吐相互爱恋之情，诉说彼此幽怨之意，恰如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这对聪明的年轻人，不甘心命运的摆布，他们从岸上砍下无数根大绵竹，把绵竹划成一根根篾条，再把篾条扭成竹索。竹索一天天扭长了，可以拉到对岸了，于是各自握住自己扭成的竹索一头，将另一头同时朝对岸甩去。不知甩了多少回，丢了多少次，终于使两条竹索在水里搅缠在一起，他俩紧紧地拉着这千丝情、万缕意的竹索，谁也不愿松手，久而久之，竟化做两尊石头，兀立在猫跳河两岸，变成一座竹索桥。

这毕竟只是传说，是古时候人们美好的愿望罢了。但索桥究竟系何人何时所建，现已难以说清。久远的已无从考证，那立于河岸渡口的石碑又于“文革”期间当成“四旧”破除殆尽。然而，所幸的是，《修文县志稿》载有建修索桥渡口的碑文：“道光十年，庚寅八月，里人朱玉堂、李时清等建修渡口，工既竣，勒碑以记功德。”

渡口碑的碑序曰：“禹疏九河，奠高山大川，足见天工虽巧，亦赖人力有以成之也。故古来崎岖之地，莫不赖人力而得乃成坦途也。索桥一河，界于清镇修文之间，修界尚属平易，清镇则壁立悬崖，爰就其夹槽，可以容身。往来之

处，造木梯以利人行。然人犹病涉，危险堪虞。两岸众姓，因各捐资出力，易木梯为石梯，化险道为坦道，天从人愿，克底厥成，可免不测之虑。愈见天工之与人为，实相需以有成也云云。”此外，还载有“碑上捐资之人，除唐、王、鲜、冷各姓外，有马阿、腮代、嘶岩、老么等名目，足见当时苗民尚众。”

索桥虽则简陋，却是兵家必争之要隘。威震贵州的何德胜花灯教义军节节胜利。“癸亥（即1863年，同治二年）九月，开州（即今开阳县）失陷”，同治二年冬十月十七日，“何德胜陷修文县城”，分兵“出六广河，团众降”，“复集大队约五千人于乌栗，直逼索桥”。义军虽声势浩大，却被对岸由吴学汉纠集的“大半颜色惨沮、战慄不知所为”的小小乡团扼索所阻。义军不得已，乃“分股由下流狗洞伐木渡河，突击其后”，使乡团“势不能支，团众溃散”，义军进而“窥黔西、清镇、镇西卫一带”。

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来到贵州。红二、六军团从扎佐到修文，其先遣部队于二月一日到达索桥，从这里抢渡，占领对岸，守住渡口。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发现，调飞机狂轰滥炸。一次只能溜渡一人的索桥，怎能过渡红军的千军万马呢？为了保证后续大部队迅速渡河，必须另寻他途。贫农周正扬将准备修房用的三丈多楼板献了出来，佃农杨玉清拆下自家的两扇大门送往修桥工地。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从两岸伐木为材，在距离索桥上游一百五十公尺处，以河中央露出水面的一方巨石为自然桥墩，“只数小时，一座六尺宽的便桥就横跨在猫跳河上”。从而保证了结集在荒田的二、六军团的红军在两

天内顺利渡河。至今，当地老人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红军架桥抢渡时惊心动魄的场景。而索桥两岸敌机轰炸残留的累累弹坑至今历历可数。

光阴荏苒，日月更新。如今的索桥古渡以我省文物古迹依然尚存，周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梯级电站先后在猫跳河上建成。且不说上游的三、四级电站，光在索桥下游就有五、六级中级电站。五级电站建在索桥下游十里左右，更有一条宽敞的铁索桥。悬空卧于河上。五级电站下游不远处，便是猫跳河六级电站。电站的大坝就是一座人工大桥，是修文、清镇两县人民自由往来的通道。

索桥古渡沟通猫跳河两岸，使两县人民世代交往，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而现代彩虹般的铁索桥和宏伟的水库大坝，却是连接两县人民的友谊纽带。那梯级电站纵横交错的高压线网，把一串串珍珠撒遍了贵州高原的山山水水，恰似璀璨般的线谱和音符，谱写了一支新时代的颂歌，把光明和幸福送给了千家万户。

索桥啊，你是历史的见证。你过去饱尝了人世沧桑，如今又正视兴旺发达的现实，展望那光辉灿烂的未来。

古驿道上的蜈蚣桥

杨 绍 林

在龙场驿至六广驿的古驿道上，有座蜈蚣桥（又名龙源桥），桥距修文县城西北约十五公里，横卧在二槽沟和大蜈蚣坡之间的花桥河上，至今已有五百多年了。此桥为明朝贵州宣慰使奢香所建。奢香，彝族人。明洪武初年，代夫笃翠袭贵州宣慰使职，她识大局，有贤名。云南甫告平定，贵州都指挥使马晔企图“郡县其地”，于是制造借口，辱挾奢香以激变。当四十八部土司要求“扫境以反”时，她坚决拒绝，乃走憩京师，自陈家世和守土功绩并诉及马晔罪状。朱元璋出于政治需要，将马晔处死。奢香回到贵州，一面宣扬朝廷威德，安定民心；一面履行诺言，设龙场九驿，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凿山刊木，开劈一条从东到西横贯全省以达川滇边境的交通要道，并建石拱桥十余座。而在修文（龙场）所辖境内修筑驿道百余里，其桥的工程及规模以蜈蚣桥为数桥之冠。

蜈蚣桥南面的古驿道，随着山路的蜿蜒起伏，若隐若现，途径哨上、花塔、石关口、三人坟、宅吉等古遗迹。石关口地势十分险要，羊肠小道只容一人缓行，若对面来人，只能贴身而过。又有乱石丛林，人迹少见，言时过往行人及商贾常为响马拦截。清代咸丰元年，在石关口左侧石壁下立“盗碑”一块，以镇匪盗，“三人坟”是明朝龙场驿丞王守

仁掩埋由京城赴任之吏目、一子、一仆三人的地方。“宅吉”为明朝时“屯粮”之地。桥北的驿道则顺着猫坡的二槽沟直上，穿越两山峡谷，到洒坪，经野姆达六广。

《修文县志稿》载，“龙源一桥始建于辛卯二月，迄于癸巳年四月终告厥”。其规模之宏大、壮观，有“当霞飞天外，云横水心，若大虹贯天、大虹压海”之称誉。安氏奢香夫人之举，使世世行旅过客闻而颂德，观之赞叹！

蜈蚣桥长四十米，宽十一米、高九米，每孔跨度为八米的三孔石拱大桥，其工艺采用丁字结构，块块青石精工细钻，对缝如丝，灰口难辨，似如巨石一块，经人工雕琢，安放在花桥河上，实在是前人的匠心独运！桥面是规格板石铺成，多少年经行人牲畜的踩踏，依然十分平整。桥上两侧是空雕的云纹石栏杆。花牙、花板及坐条为一组结构，栏板上雕有“云龙”和卷草”，两侧抱柱上各有十二只石狮，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建桥所需石料，均采自花塔山腰。工程之大，耗料之多，加上运输方法的古老，建桥工时之短，更显示出我炎黄子孙的聪慧与艰辛。

在蜈蚣桥的中孔桥顶部，有一倒垂石突，石突上有一杯口大的穿孔，这便是当年建桥时悬挂斩龙剑的地方。传说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花桥河上游，洪水汹涌，眼看就要把蜈蚣桥冲断。这时忽见桥下剑光闪烁，照得河两岸如同白昼，离桥一里外的河中，一条蛟龙正向桥窥伺，当蛟龙看见斩龙剑寒光闪闪，便想逃遁，当它刚一掉头，龙角触在花塔山腰，顿时一声巨响，山石飞升千余尺，刹时蛟龙也就不见了。如今只见蜈蚣桥上游有千余平方丈的“回龙潭”，碧波幽幽，映着花塔山半壁岩倒影，斩龙剑也不知去向。这只是

传说。但是，蜈蚣桥五百多年来，屡遭洪水冲击，至今仍安然无恙，真不愧有“黔中古建筑石拱桥之冠”的美称。

在桥的北面，据《修文县志稿》载，明万历二十二年癸巳仲夏，蜈蚣桥所立重建十桥碑，其碑文右面，轮刻有彝文四行，计六十字，尚未有人译释，其笔画似篆而非篆……。彝文不仅无人释註，就连石碑也早已成碎块，残留于泥土，可惜、可叹。由此足见蜈蚣桥已灌注了汉、苗、彝等民族的辛劳和血汗，是各民族和睦团结的可歌可泣的见证。

北桥头还有一“雨花庵”寺庙，现名“雨花寺”。据当地老年人介绍，此寺庙曾是奢香的行宫，但无法考证。然而这座寺庙和这座桥是有密切联系的。这座寺庙在清康熙八年僧剖石改建，乾隆四十年僧昌明维修，嘉庆十一年僧昌镜又改修直至今日。

蜈蚣桥饱经风霜，历经数百年，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这座民族古迹，修文县民委曾于一九八三年拨出经费进行保护维修，现在它又青春焕发，将迎来观赏民族文物的游客。